

庚子鼠年伊始,一场新冠病毒疫情突发。鄙人同其他国人一样,宅居在家,无所适从,寂寞难耐。一日,我拿出老照片翻看,忽然想起梁山家乡青年时期的那些草根朋友们。大安山的侯家伦就是其中之一。于是,我们之间交往的一幕幕往事便呈现在眼前。

侯家伦的名字,是我1972年春天在《大众日报》上看到的。我至今还清楚记得,侯家伦所写的文章,是批判林彪的“农民缺吃少穿”论,署名地址是梁山县大安山公社。那时我于梁山一中高中毕业回乡当农民。农村生活枯燥乏味,我便自寻乐趣,自找寄托,尝试着给县广播站写了几篇小稿件,有的在农村有线广播上给播出了。虽然自我感觉良好,但也不乏自知之明,深感个人实力不济,从没奢望而且也不敢给《大众日报》投寄稿件。侯家伦的名字一经跃入我的眼帘,心中不免泛起一阵阵涟漪。那时候,人口多达70多万人的偌大的一个梁山县,能在《大众日报》发表署名文章的人寥寥无几。侯家伦,何许人也?他的文章能上《大众日报》,一定是个很有学问的人。地处偏僻,位于东平湖畔的大安山公社,竟是藏龙卧虎之地!我这样猜想着、仰慕着。与侯家伦相比,我暗暗自叹弗如,顿觉形相见绌。

时间转眼到了1972年冬天。我坐等机会,被公社通知参加梁山县委宣传部举办的农民通讯员学习班。来到县里后,县委报道组的段心强老师带领我们几位学员去大安山公社采访。那时的大安山尚属于梁山县。侯家伦因为出道比我早,他已与段心强老师非常熟悉,所以,一听说我们到了他的家乡,就立即来到公社大院看望我们。令我吃惊的是,侯家伦的出现,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原来他并不是我想象中的什么“大学问家”,只不过与我一样,是一个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“满脑袋顶着高粱花子”的青年农民。不过,他虽然年轻,却显得比

较成熟,而且待人热情、实在、诚恳。也许是人生有缘,我们初次见面,竟似曾相识,一见如故。闲聊中,我才知道,侯家伦比我小三岁,时年只有19岁,文化程度仅初中毕业。有人说,论水平莫问身份,看学识不在学历。果不其然。这更引起我对侯家伦的好奇和好感。

在大安山公社采访,几天下来,自然是侯家伦当了主人,他招待我们吃了我不曾吃过的东安山一带名吃“鱼米饭”;他找来一只小木船,让我们上船畅游了碧波万顷、久负盛名的东平湖;邀请我们到他的一位渔民朋友家里去做客,吃了一顿丰盛的“全鱼宴”……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大

长。因而在新闻媒体上发表的作品也愈来愈多,故在梁山一带小有名气。每逢重大活动,梁山县委办公室、宣传部、团县委等单位,经常抽调他去帮忙写材料。当时,县委有一个领导钟爱写作人才,愿做当代伯乐,曾有意调他到县委机关去工作,最后无奈打不破“农民身份”政策的制约,只得就此作罢。不过,由于他经常去县委机关,我们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。我们切磋写作,相互学习,互为借鉴,友情亦愈来愈加浓厚。

1984年底,我从梁山县委办公室调到菏泽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。第二年,菏泽地区文化系统招考国家正式干部,侯家伦

调整,从当时菏泽地区的梁山县划归泰安市的东平县。从此以后,我们联系虽未中断,但由各自忙于本职工作,再加上区域各异,人在两地,联系也就渐渐少了。

2015年夏季的一天,我与几位退下来的同僚,闲暇去游览地处东平县境内的东平湖、水浒影视城。行程结束后,原本打算去会一会老友侯家伦。不料,时任梁山县委书记的田卫东知道后,一再打电话邀请我们去梁山城里吃午饭,我与侯家伦又未能相见。

近年来,我与侯家伦虽仍未谋面,但随着通讯工具的发达,联系却多了起来。我们相互间利用微信,经常交流信息,时而亦

但享受到幸福愉快的时光,并留下美好的记忆。在这里,我结识了一大批像侯家伦这样情深意笃、志同道合的草根好友。他们虽然出身贫寒,地位卑微,但却不乏思想、不乏见地,不乏能力,更具有好的人品。他们相伴过我、帮助过我、开导过我,致使我有了后来的许多。当年,在我遇到困难时,他们常常施手相助,使我度过了许多难关;在我遭到挫折时,他们总是给予热情鼓励,使我重拾信心,坚韧不拔,继续负重前行;在我迷失自我时,他们及时指点迷津,使我找准方向,少走弯路,行稳致远;在我心境不好时,他们一再悉心慰藉,使我享受真情,感受温暖,很快调整心态,重新振作起来;在我有了不足时,他们逆耳忠言,坦诚相告,使我自觉做到自省自警、自重自爱,一路走来,从没跌过什么跟头。

在菏泽工作几十年,虽然小有出息,亦有风光,亦有好友,但我始终难以割舍梁山一带那些“小出身”的草根朋友,哪怕他们至今仍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。那一个熟悉的身影,那一张张纯朴的脸庞,那一颗颗纯真的心灵,无论时间多久,我始终挥之不去,铭记在心。人到暮年,思念家乡,怀念故友,乃是人之常情,而我尤为显得浓烈。虽然人在他乡,却总是故土难舍,故友难忘。虽然过去曾有或者未曾有过,但心系过去到永远。

我永远怀念当年梁山一带的那些草根朋友们。不论后来他们混得如何,不论他们现在过得穷富,也不论他们现今身在何处,我都真诚地道一声:我亲爱的草根朋友,你们现在还好吗?

最最难忘

难忘草根朋友情

□ 郭志民

安山,第一次看见东平湖,第一次听说这里的故事。侯家伦还告诉我们,现在的安山,就是当年宋江带领梁山泊好汉攻打东平府时安营扎寨之处。几天过去,我在这里不仅实习练习了采访写作本领,而且饱览了东平湖的美丽风光,目睹了大安山的别样风采;尤其是有幸结识了侯家伦这位终生好友,真是获益良多,不虚此行。

翌年九月,我有幸被推荐到菏泽师专上大学。经过两年半的学习,毕业后又在农村锻炼一年,被分配到梁山县委宣传部从事新闻工作。上班不久,我与侯家伦再一次相见。那时他已去大安山公社当了没有国家编制、仍属农民身份的文化站站

趁此机会,便报名参加了招考。结果,语文成绩非常优异,只可惜他只有初中文化,数学考得不够理想。最后,综合成绩下来,只得抱恨名落孙山。这时,我想起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说过的一句话:“苟富贵,勿相忘。”我感同身受,务必助他一臂之力。我壮着胆子,鼓起勇气,找到了我大学时的老师、时任菏泽地区文化局局长的吴承业,向他介绍了侯家伦的情况,看能否作为“特招”或“特批”予以破格录用。吴承业虽倍感惋惜,但却一直摇头叹息,说是爱莫能助,不能乱开口子。机会再一次与他失之交臂。

1986年,大安山社改乡后,由于区划

有畅叙,倒也解除了思念之苦,且其乐无穷,倍感有趣。他在微信里告诉我说,大安山划归东平县后,他发展得还算不错,1988年终于成为一名在编的国家正式干部。期间,他也曾有过到上级领导机关工作的机会,但由于他对乡镇工作产生了很深的感情,所以主动放弃,一直坚守在大安山一带乡镇工作。2014年已按正科级办理退休,生活得很不错,个人也很自足。这使我感到些许快慰,祝福他“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”,了却了当年错过两次机会的缺憾。

水泊梁山,这块至今“水浒”遗风尚存、义气当先和友情为重的英雄土地,我生于斯、长于斯。我在这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,

“灯捻子”,是放在油灯里的一段线绳,露出点头,点燃照明,可被控制灯的亮度的,油灯的必备品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在农村,几乎家家都有油灯。富有一点的家庭用的是全套玻璃罩的,外形如细腰大肚的葫芦,上面是个形如张嘴蛤蟆的灯头,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捻子调进调出的旋钮,以控制灯的亮度;大多数家庭都是用墨水瓶、小酒瓶、药瓶等自己制作的,形状各异,用途都是一样的——燃烧灯捻子,照亮人间;让我仿佛看到了“学雷锋”时代,那些胳膊上带着红袖箍,走街串巷,看看谁家的门没关好,关上;看看谁家的孩子没人照看,照料着……反正能做的好事他们都不舍得放过,饿着瘪肚的肚子,保天平安的一群人!他们就像那个时代的“灯捻子”,浸泡在煤油里,浑身“脏兮兮”的,四处奔忙,不计报酬、没有怨言,不知疲倦,单纯的脑子只知道哪里需要,便可通体燃烧发出亮光,黑夜里,像萤火虫一样满世界陪伴着寂寞的人、点亮追梦人的双眼,在时代脚步的前行中,留下了闪亮的美好回忆。

八十年代开始,改革开放的号角吹遍了祖国大地,山川为之一动,大地微微颤抖,唤醒了固守自封、贫瘠落后的国人的保守思想,蠢蠢欲动的一些人纷纷成了追逐浪花的弄潮儿,国门打开,人才引进、科技发展,提升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,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,物资匮乏的状况明显得到改善,生活水平日新月异,“两个一百年”的伟大梦想之路就在眼前,追梦人的理想就要实现;使命与担当,实实在在让人民利益得到了实惠与提升。“油灯时代”彻底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,油灯的脸旁便成了油画人的素材,高高地悬挂在了墙上,让我幻想着,熄灯后,“灯捻子”会突然发光,闪闪照亮新时代的角角落落……

新冠病毒突然袭击武汉大地,随之蔓延人间,犹如洪水猛兽般把整个社会秩序打得乱七八糟。蜗在家里,攥着拳头、紧咬牙关,誓义无反顾的白衣天使加油,多想飞出去送她(他)们一程,嘱咐一声,“做好自身防范措施,才能更好地救助更多人,疫区需要你们,家里同样需要你们……”;多想变成一个“宝葫芦”,收了那群肥油厚胃,逮住吃啥的无良食客。望着窗外小区里熟悉的小草、树木、石墩,弯曲的S型的小路,静静地盼着欢声笑语的喧嚣,偶尔能望见默默无闻的小区保安的身影在晃动,像保护神一样整夜守卫着小区的安全与安宁,挡着可能带来任何风险的病毒入侵与扩散,毅然坚定地、坚守着阵地。夜晚巡视小区的犄角旮旯,全覆盖地用电灯扫视一遍可疑的目标,仿佛让我看到了闪闪发光的新时代的“灯捻子”。

据不完全统计,我国保安队伍现有大约450万人左右,经过严格、正规的培训,分布在全国的各大小区、公共场所……肩负着亿万人民的生命、财产安全,每天、每时、每刻,分分秒秒都忙碌着,处理着无休无止的简单、琐碎、繁杂的让人头疼不已的事务,埋怨和误会是常有的事情。抗疫的一幕幕画面让人动容,温馨地为你测量体温、喷洒酒精……让人们对抗疫的形象有了重新的认识,微笑与敬佩便油然而生,在抗疫取得的成绩单上,他们的付出与坚守,对阻断疫情蔓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,也将让人们永远记住曾经在最危难的时刻,有一群跳出战壕冲锋在前的勇士,他们的名字叫保安——新时代的“灯捻子”!

在网上无意间搜到了卖油灯的图片,看着很是亲切、很激动,想到了过去一群无私奉献的无名英雄,拎灯夜巡、舍己为人的光辉形象,看到了一群默默无闻,冲锋在前、舍我其谁的伟大保安的背影,我愿捻一颗心灵的“灯捻子”,点亮图片中的油灯,在人间永远闪闪发光……



今日是庚子立夏的第二天,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季节,还没有体会春意盎然,已匆匆走入夏日,这个庚子年仿佛少了春季一般的迷糊。

连日来,在期盼的目光中,终于等到了这场夏日的雨。窗外细雨绵绵,听风吹竹叶、雨打竹叶的声音,我喜欢细细品味雨的滋味。或许学不来古人的闲情逸致,也不能即兴吟咏,但那种幽谧的、闲淡的心境却不由得引起内心神秘的情感和记忆,想起那些或快乐或悲伤的日子,突然发觉自己从未曾静静地回忆过去。而在这个庚子立夏,新冠肺炎危害全球的下雨日,却让我人生中第一次在细雨中自我反思。知天命之年,却总在忙忙碌碌中失却了那份诗心。而今,听细雨飒飒,扯动昔日的情思,叩响感情的门环,仿佛在提醒自己,不论日子如何,心都要“诗意的栖居”。

心伴夏雨,不免想起最近读的一篇文章叫《人一辈子》,文章是这样写的:“出生一张纸,开始一辈子。毕业一张纸,奋斗一辈子。婚姻一张纸,折

庚子·夏·雨

□ 赵同江

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,回想近段身边逝去的故人,心中不免有些许伤感。他们有的年岁已高因病而逝,有的精神完好却安然睡去,有的正是年富力强而折病高远,有的还未而立之年却过早走完自己的生命线等等,不一而足。想来,生命诚可贵、生命大于天是何等的重要,健康地活着是多么的伟大。

心伴夏雨,不免想起最近读的一篇文章叫《人一辈子》,文章是这样写的:“出生一张纸,开始一辈子。毕业一张纸,奋斗一辈子。婚姻一张纸,折

磨一辈子。做官一张纸,斗争一辈子。金钱一张纸,辛苦一辈子。荣誉一张纸,虚名一辈子。看病一张纸,痛苦一辈子。悼词一张纸,了结一辈子。淡化这张纸,明白一辈子。忘了这张纸,快乐一辈子”。读来心香一缕,豁然开朗。做人是要好好地活着,健康地活着,是是非非无所谓,恩恩怨怨随它去。这一生,富贵也好,贫穷也罢,人都是天地间过客;圆满也好,遗憾也罢,我们都是时光中的行者;看淡名利,学会舍得,回归生活真谛;保持好心情,一切如花;活着就要历尽千辛万苦,追寻人生真谛;只要努力,幸福可期;人生真正的赢家,莫以成败论英雄;要懂得,我们一同哭过、笑过、努力过,足矣;人生在世,纵有万千烦恼,不如拈花一笑……

我喜欢这个庚子立夏的雨,喜欢这如期而至的雨,喜欢这充满诗意的雨,愿细雨常纷飞……

我在疫线与“天使”邂逅

□ 谢丽

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我和在武汉工作的医生柴娟应该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——我在文字的世界里漫步,她在医护领域里救死扶伤。然而,人生就是如此充满偶然的机会和幸运的变数——于茫茫人海之中,在樱花绚烂之时,我带着采访“疫线天使”的使命,遇见了身在武汉的她。我们数次通话,让我看到了一位“疫线天使”平静又光鲜的“圣洁”,让我在采访中完成了“爱与美的邂逅”,完成了一次真正的“心灵遇见”。

新冠肺炎疫情期间,每天的新闻报道工作像是一场竭力拼尽的战斗——前方,不时有新冠肺炎治愈的好消息和新增病例的事实接踵而至,迎面扑来的还有战疫一线英雄们奋战的激情和疲惫……不是白衣天使,无法像一名真正的勇士一样,直赴一线化解灾情。我只能在无法平复的悲悯中,紧握手中的笔,记下我与采访对象的一次次对话,记下她(他)们工作的困苦,记下她(他)们面对家人的愧疚,记下她(他)一路坚定艰辛的施救历程。

2020年2月23日晚11点,我在县委大楼办

白衣天使

天使

天使